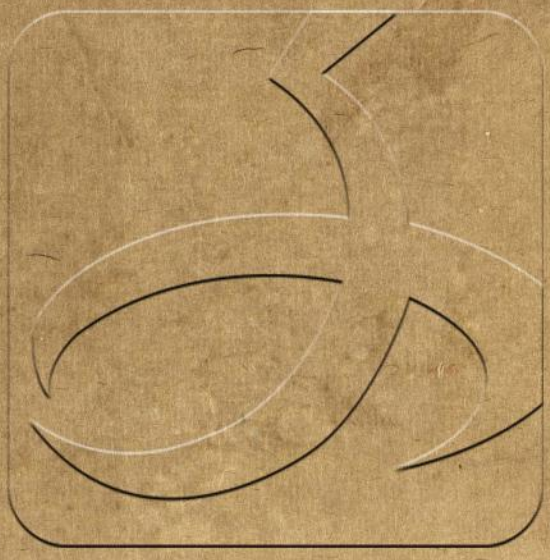




44.199
4437
:60



Inches
Centimetr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樂城集卷之三十六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四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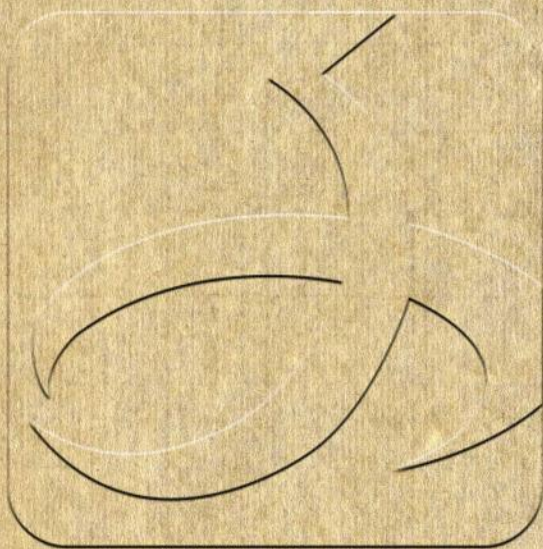
乞給還京西水櫃所占民田狀

十八日

右臣訪聞頃年宋用臣引洛水爲清汴水源淺小行運不足遂於中牟管城以西強占民田濬蓄雨水以備清汴乏水之用方用臣貴盛州縣皆不敢爭但中牟一縣古田八百五十餘頃伏惟陛下下郵養小民過於赤子無名侵奪 聖意不然臣欲乞指揮汴口



王執禮子敬
顧天敘禮初
全校



以東州縣各具水櫃所占頃畝數目及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櫃委實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卽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論三省事多留滯狀 二十四日

臣竊見 先帝改定官制因唐之舊布列三省使出入相鉤較文理密察得古之遺法然患有司推行不能盡如 聖意參考之益未見而迂滯之害先著見今三省文書節次留礙比官制未行以前頗覺其弊臣嘗訪問眾人得其一二意欲因見行之法略加疏理務令清通簡便苟迂滯之病旣除事不至雜冗難治官吏日有餘力則參考之功可得而見也謹具條件如後

一凡事皆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尙書施行所以爲重慎也臣謂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依此施行則可至於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議者一切依此則迂緩之弊所從出也假如百官給假有司請給器用之類此所謂日生小事也臣僚陳請興革廢置 朝廷未究本末欲行勘當之類此所謂事之方議者也昔官制未行如此等事皆執政批狀直付有司故徑而易行自行官制遂罷批狀每有一事輒經三省臚寫之勞旣已過倍勘當旣上小有差誤重複施行又經三省循環往復無

由了絕至於疆場幾事河防要切一切如此求事之速辦不可得也故臣乞復批狀之法以便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議者惟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然後經歷三省則事之去者過半矣

一三省文書法許吏人互相點檢差誤毫末之失皆理爲賞罰故被罰者畏避譴訶巧作遷延以求細密被賞者晞望勞績推毛求疵務爲稽緩因此文書無由速了臣欲乞今後不以差悞爲賞罰惟有所欺弊及雖係差悞而害事者方行賞罰一文書至尙書省自省付諸部自部付諸司其開折呈覆用印皆有日限逐處且以五日爲率凡十五日其勘當於外日數極多幸而一出得完具者自諸司申部自部申省其限日如前則已一月有餘日矣不幸復有問難又復一月自此蓋有不可知者費日雖久而遣限如法雖欲加罪終不可得故臣欲乞以事之緩急減定日限亦救弊之一端也

一古者因事設官事不可已然後置官今官倣唐制事本不須如此而爲官生事者往往而有如應支錢物尙書度支行遣得旨許支合下所管庫務支給者必先由太府寺本寺備錄帖所管庫務又經比部旬過然後送庫務支給臣謂太府寺

未嘗可否一事枉有經歷宜令度支徑送比部句過又如諸路召募押綱合得酬獎諸廩務已給朱抄先經太府寺印紙保明指定合得酬獎申尙書金部金部再行勘驗詣實關司勳句覆然後關吏部施行臣謂太府金部兩處勘驗保明顯有煩重宜裁減一處又如在京職事官舍破白直并宣借剩員或替換宣借昔未行官制以前皆係所屬直下步軍司差撥自行官制並須經由尙書兵部兵部但指揮步軍司依條施行臣謂兵部別無可否亦不須更令經歷如此等事數必不少非臣所能盡知乞下六曹及二十四司各具有無似此重複之事若能一切裁損必大有所益

右三省事務眾多條約繁夥非臣一人所能究悉臣前件所陳四事特其一二而已欲乞 陛下降付三省推類講求立法施行或選擇臣僚精通明敏者一二人俾專治其事務令約而不遺多而不亂今三省胥吏比舊人數極多皆由法不省便枉費人力若將來法制一清此曹亦漸可減事清吏少此最爲治之要也惟 陛下畱神省察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言科場事狀

四月初三日

右臣伏見尙書禮部會議科場欲復詩賦議上未決而左僕射司

馬光上言乞以九經取士及令朝官以上保任舉人爲經明行脩之科至今多日二議並未施行臣竊惟來年秋賦自今以往歲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學者知朝廷有此異議無所適從不免惶惑瀆亂蓋緣詩賦雖號少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兼治他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臣欲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科場一切如舊但所對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乞招畿縣保甲充軍狀

九日

右臣近奏乞招河北保甲充禁軍聞已有 朝旨令逐州軍長吏等優給例物寄招在京禁軍去訖臣竊謂京畿諸縣保甲事體與河北無異而所在闕額禁軍尙多欲乞指揮京畿諸縣一依河北已得指揮招募施行臣又聞河北河東舊有義勇自來每年冬教以爲邊備民所習慣不以爲怪畿內百姓非邊民之比今來保甲雖罷按閱而未免冬教民情未安亦乞特與放罷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乞令戶部役法所會議狀

十三日

右臣伏見閏二月十五日 聖旨節文詳定役法所奏諸路衙前
先以坊場河渡錢依見今合用人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臣竊
聽中外之議以謂此法頗爲穩便蓋見今諸路每年所入坊場河
渡錢共計四百二十餘萬貫而每歲所費衙前支酬及召募押綱
錢共計一百五十餘萬貫所費止用所入三分之一縱使坊場河
渡價錢別行裁減不過比見今三分減一則是所費亦不過所入
之半而免卻民間衙前最重之役其爲利民不言可見續准閏二
月二十七日聖旨節文詳定役法所狀再詳雇募二字切慮諸路
承用疑惑將謂依舊用錢雇募充役欲乞改雇字爲招字眾謂此
法旣不以錢雇人空行招募必是招募不行要須一例差撥未委
每年所得坊場河渡錢四百二十餘萬貫除支酬衙前重難及雇
募押綱錢外其餘欲將何處支用又熙寧以前諸路衙前多有長
名人數只如西川全係長名故衙前一役不及鄉戶淮南兩浙長
名太半以上其餘路分長名亦不減半今坊場旣已拘收入官必
無人願充長名則應係衙前並是鄉戶雖號爲招募而上戶利於
免役方肯投名與差無異上等入戶旣充免役衙前則以次入戶
須充以次色役如此則下戶充役多如熙寧以前方今入戶久爲
苗役所困物力比熙寧以前貧富相遠而差役之法比舊特重此

眾議所以未服也然臣竊聞西邊熙蘭等州及安疆米脂等寨每
年費用約計三百六七十萬貫此錢大半出於苗役寬剩今苗役
既罷改議者欲指坊場河渡錢以供其費致使衙前須至並差鄉
戶臣謂 朝廷養民備邊雖有內外之別而其實一家之事耳若
備邊之費實未有准擬則坊場等錢存以待之亦不得已之計也
今邊防之計詳定役法所必未能周知其詳而暗指坊場等錢以
備其費則其養民之計亦已疎矣臣欲乞 朝廷密切指揮戶部
與詳定役法官會議先計上件新置城寨歲費幾何若干係西川
茶錢若干係經制司錢若干係關額禁軍錢若干係內藏庫錢似
此諸般科名外尙有不足數目若干若此數目不至絕多臣乞計
其所闕三年之數於元豐庫及崇政殿庫錢內樁出訪聞此庫錢
物山積本 先帝所蓄以備邊事今於此支用正合 先帝本意
臣訪聞蘭州等處道里嶮遠決爲難守 朝廷見議棄捐以安中
國三年之後邊境已定卽非久遠不絕之費所用錢數雖多亦有
限量其坊場河渡等錢旣別不支用卽乞依閏二月十五日 聖
旨指揮雇募衙前施行若 朝廷重惜二庫錢物未欲專行支給
卽乞將坊場河渡等錢陰雇募衙前等外量將剩數添助邊費所
貴養民備邊兩不失所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續城集卷之三十一
貼黃朝廷方議息民不宜爲邊費奪坊塲錢專差衙前以困民
力臣竊見諸路州縣累年積下青苗息錢及免役寬剩錢數目
不少亦可以助西邊新置城寨三二年之費所貴留得坊塲錢
雇募衙前令民間無重役之患則 朝廷恩德及民深矣

乞禁軍日一教狀 二十二日

右臣竊見諸道禁軍自置將以來日夜按習武藝劍槊擊刺弓弩
斗刁比舊皆倍然自比歲試之於邊亦未見勝敵之效蓋士卒服
習止軍中一事耳至於百戰百勝則自有道不可不察也臣訪聞
凡將下兵皆蚤晚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士卒極以爲
苦頃歲西鄙用兵士自內郡往卽戰地皆奮踴而去以免教爲喜

先朝留意軍事每歲遣官按閱錫賚豐厚遷補峻速士心猶且
如此臣觀今日所以厚之者不如 先朝而所以勞之者如舊臣
竊以爲疑也古之名將如李牧王翦將用人之死力必椎牛醢酒
聽其佚樂養而不試士皆投石超距踴躍思奮而後用之故所向
無敵今平居無事朝夕虐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
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力臣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人其
餘日止一教使得以其餘力爲生異日驅以征伐其樂致死以報
朝廷宜愈於前日也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乞差官與黃廉同體量蜀茶狀 二十五日

右臣近曾奏言益利等路茶事司以買賣茶虐害四路生靈 朝廷已差黃廉體量利害乞先罷茶官陸師閔職任使四路官吏先憂後患敢以實害盡告黃廉今聞 朝廷卻差黃廉就領茶事臣竊以爲黃廉若以專使按權茶之弊則身無利害茶事巨細勢必具陳若身自領茶事有課利增損邊計盈虛之責則茶之爲害勢必不肯盡言兼 朝廷本爲遠民無告特遣此使使事未達而就除外官小民無知必謂 朝廷安於虐民重於改法此事體大宜速有以救之 朝廷必謂陸師閔蠹害四路爲日已久不欲別差替人淹延歲月因黃廉在彼卽行替罷事雖稍便理有未盡臣欲乞選差清強官一人與黃廉同共體量候了日赴 闕面奏利害所貴不敢隱蔽茶弊四路之人終被德澤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乞以發運司米救淮南飢民狀 二十八日

右臣伏見淮南旱災民食踴貴 朝廷特令截留上供米三十萬石以濟其急卹民之深異時所未嘗有然臣訪聞本路自正月以來以義倉常平糧斛逐旋賑濟約至夏中麥熟稍得給足不意今來旱勢益甚夏麥無望而秋收之期遠在百日之外雖有前件截留上供米分在一路恐未能遍及饑民訪聞發運司逐年將糶糴

本錢一百萬貫趨賤糴米以代諸路違限上供米數外或遇米貴亦出賣收息臣欲乞 指揮發運司約定今年合畱代上供外其餘權令只依元買價盡數支撥於諸郡出賣不得收息仍先具若干畱代上供若干可以出賣及元買價例申奏所貴米數稍多救接饑饉可以支持至秋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乞借常平錢買上供及諸州軍糧狀 初八日

右臣聞自古經制國用之術以爲穀帛民之所生也故斂而藏之於官錢幣國之所爲也故發而散之於民其意常以所有易其所無有無相交而國用足焉故自熙寧以前民間兩稅皆用米麥布

帛雖有公納諸色雜錢然皆以穀帛折納蓋未嘗納錢也錢之入

官者惟有茶鹽酒稅雜利而已然方是時東南諸郡猶苦乏錢錢重物輕有錢荒之患自熙寧以來民間出錢免役又出常平息錢官庫之錢貫朽而不可較民間官錢搜索殆盡市井所用多私鑄小錢有無不交田夫蠶婦力作而無所售常平役錢山積而無救饑饉蓋自十餘年間積成此弊於今極矣 朝廷近日雖已減損常平罷放免役使民休息然而錢積於官無宣洩之道民無見錢百物益賤譬如饑人雖已得食而無所取飲久渴不治亦能致死臣竊見 國朝建立京邑因周之舊不因山河之固以兵屯爲險

咀 祖宗以來漕運東南廣蓄軍食內實根本外威夷狄方其盛時足支十餘年近者歲運損耗糶賣不節太倉無五年之畜國計寡弱有識之士爲之寒心至於諸路軍糧大抵無備熙寧之間東南大旱民間闕食官欲賑濟無所從得不免誅求富民斂斛石之粟以濟億萬之眾勞而無益徒以爲笑然今諸路轉運司久以商賈不行農民罷病故酒稅不登收買軍器雜物封椿闕額衣糧等事故經費不足 朝廷雖欲內實京師外實諸郡有司匱乏勢無所出臣欲乞指揮東南諸路轉運司各借本路常平見錢遇年豐穀帛價賤預買三年上供米及本路州軍諸軍三年衣糧限以三年節次收糶重立禁約不得別作支用仍於五年內收簇錢物撥還常平倉司每歲終具元借錢及所糶物及所還數提刑司保明申戶部點檢有無違法聞奏應干借錢糶買事有不如法並許提刑司覺察聞奏但令泉幣通行足以鼓舞四民流轉百貨倉廩充實足以贍養諸軍備禦水旱則上下皆足公私蒙利矣如許臣所請伏乞下戶部立法施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所借常平司錢非是直取以供國用當指揮轉運司勒令如期撥還務令常平司錢久遠不匱轉運司緩急有所借使實長久之利也

言蔡京知開封府不公事第五狀

十一日

臣前四上章言蔡京知開封府推行役法明知舊法人數冗長近降聖旨許州縣相度有無妨礙至於揭簿定差亦無日限而京違此指揮差人監勒開祥兩縣一依舊法人數於數日之內差撥了當意欲擾民以沮成法兼京曲法庇蓋段繼隆賊汙公事乞先罷京差遣催督大理寺結絕斷遣不蒙朝廷施行尋因京陳乞

外任特除知真定府臣復上言真定大藩不當付新進有罪未決之人朝廷並不省錄今臣竊見成都路轉運判官蔡朦施行役法不會相度有無妨礙督迫州縣差撥衙前定詳役法官韓維等言其害人即日降知廣濟軍臣竊詳蔡京蔡朦均是奉行役法用意刻薄欲以搔擾百姓敗壞良法而京官在侍從朝有黨人擢為潘帥朦以官卑無黨黜為知軍同罪異罰公議不厭臣又見大理寺勘得李雍經開封府論段處約將父知濟州段繼隆進奉空名狀召人承買要錢三千貫奏邢州張家假作外甥事臣看詳李雍所告段繼隆罪名不輕若不得實即李雍無緣不坐誣告之罪此乃官私行遣之常蔡京無緣不知今既以段繼隆為無罪又卻判放李雍自相違背有同兒戲則其受情反覆不待勘刻而明今大理寺乃敢公然用情恣京妄亂分析更不勘出情弊臣今訪聞得

案內本寺容縱京等不依公盡理根勘事節謹具畫一如後

一李雍初下狀論段處約等京爲處約是尙書都省主事有官合申省勾追卽判申字既而又言處約恐未是主事抹卻申字判勾餘人勒段處約分析詣實由此一節顯是情弊段處約若係主事卽合申勾若不係主事卽合直勾豈有抹卻申字便不勾追之理顯見段家關節未到京卽依公申勾處約關節既到更免勾追

一李雍論處約賣奏薦恩澤已有錢數實狀及買賣主名自合將下狀及被論人并一行證左送所司勘今但勾到證左信合虛妄供狀稱不是召人承買手分王士安乞送所司京執不肯只以所供虛妄狀詞爲憑顯是情弊

一京旣不肯根勘詣實卻更分外爲處約巧作方便會間進奏官奏了何人要符合處約分析臣未嘗見官司根勘罪人不容兩詞自相對辨卻爲罪人外求證左便爲了當

一京旣憑眾人虛詞執李雍元狀爲誣告已判一勘字卽是欲勘李雍誣告之罪後來又卻抹卻勘字判一放字顯是心知李雍不是誣告不敢勘問今大理寺卻縱令京等妄稱李雍係自首故判放字臣看詳李雍只是自首同情賣官之罪卽

不曾自首誣告段處約之罪何緣以自首判放信意虛妄如
欺小兒大理寺官吏無緣不覺顯是用情庇蓋

右乞 朝廷詳酌上件四事卽京之受倖曲庇段處約等上書詐
不實徒二年私罪及賣官三千餘貫未入已贓罪縱無情弊其昏
繆不職已當責降况有上件四事情狀甚明兼有前來差役不當
與蔡朦同罪積此姦弊合行重責其大理寺官吏輒敢觀望權要
用情故出蔡京情罪亦乞重行責降如 朝廷未以臣言爲信乞
送御史臺重行根勘卽見實情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再乞差官同黃廉體量茶法狀

二十一日

右臣近奏乞選差清強官與黃廉同體量蜀中茶法尋蒙 朝廷

差杜紘前去旣而詳定編勅所奏畱杜紘旣不行而蜀中茶法
至今未見差人同黃廉體量伏乞檢臣前奏別選差一人所貴黃
廉不敢以課利增虧自作身計盡具茶法利害聞奏謹錄奏聞伏
候 勅旨

再言役法劄子

臣聞世無不弊之法雖三代聖人之政不免有害故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臣竊見 朝廷近罷免役行差役小民初免出錢鼓舞相
慶士大夫因民之喜以爲差役一行可坐而無事矣臣之愚意以

爲免役之害雖去而差役之弊亦不可不知也是以推言其故而
陛下察之 國朝因隋唐之舊州縣百役並差鄉戶人致其力以
供上使歲月番休勞佚相代使若循理不以非法加民則被役之
人本無大苦然役人既是稅戶家有田產誅求不得吏少廉慎凡
有所須不免侵取故 祖宗之世天下役人除正役勞費之外上
自衙前有公使厨宅庫之苦中至散從官手力有打草供柴之勞
下至耆長壯丁有歲時饋遺之費習以成俗恬不爲怪民被差役
如遭寇虜 神宗皇帝照知此害始議立免役之法前弊雖解而
所取役錢多收寬剩民間難得見錢日益貧瘁今 朝廷旣已復
行差役除見議衙前差募未有成法外其餘耆戶長弓手散從等
役一切定差貪官暴吏私竊以此相賀何者市井之人應募充役
家力旣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所措手今耕稼
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懾怖而况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
非廉吏誰不動必妄意 朝廷旣行差役凡百侵擾當復如舊訪
聞見今諸路此弊已行臣恐稍經歲月舊俗滋長役人困苦必有
反思免役之便者其於聖政爲損不細頃者 朝廷初革眾弊士
懷異議多被遷逐睥睨新政幸其不成者非一人也若此弊不除
使民有怨言彼立異之人他日必指以爲事臣欲乞明降詔書丁

寧戒勅監司長吏使知 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 神宗朝愛惜
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刑部錄出
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勝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
督察有犯不赦應監司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至因事發露者重其
坐庶幾民被差役之利而無差役之害然後天下蒙賜深矣取
進止

論明堂神位狀

右臣聞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
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
於一歲而親祭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
一親祀親祀之疎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亦其
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圓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
故不祀圓丘別行他禮或大雩于南郊或大饗于明堂或恭謝于
大慶皆用圓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爲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
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爲得禮之變自皇

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爲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親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疎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卽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取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治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祀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誅竄呂惠卿狀

右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妒賢疾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於終必爲患臣伏見前叅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辨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無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強狠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摘教導

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亦惶遽自失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爲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爲館殿攝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僞辨以破琦說仍爲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于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汙公卿不止如此獨賴先帝天資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旣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爲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眾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糜費資糧弃捐

戈甲以鉅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叛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寔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爲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卽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爲過也若其私行嶮薄非人所爲雖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鬲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旣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爲讐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旣以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促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卽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置買田產使舅鄭膺請奪民田使僧文達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鞠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奸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

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
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腑託妻子平居相結唯恐不深故
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
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摘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大璣之
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愧恥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
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已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
事故放麴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狗君也而推其忍
則可以弑君樂布唯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唯不利

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爲名臣何者仁心所

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于呂布事丁原則殺丁
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
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
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馭英豪何所
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唯恐不及而置惠
卿于其間譬如薰蕕並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
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
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
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

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畢舉而不及惠卿者
蓋其凶悍猜忍如蝮蠍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
臣愚蠢寡慮以為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朝廷
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
汙鉄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成集卷之三十一終

樂城集卷之三十七

宋 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顧天敘禮初 全稜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五首

乞責降呂和卿狀 二十八日

右臣竊見唐命尚書郎常選用文行政事之臣以分總庶務 神
宗皇帝始復唐室舊制其於用人最號重慎今 陛下臨御一新
庶政朝多清流貪殘之人不當復寘省闈謹按金部員外郎呂和
卿本惠卿之弟而章惇所薦和卿始以奏補入仕賦性愚駭方其

歷任未成考第而惇稱其所至有聲當時士人無不竊笑其後與
惠卿共建實簿法惠卿方任執政使和卿上言而惠卿力行之
其法以根括民產不遺毫髮爲本以獎用儉險許合告許爲要估
計家財下至椽瓦抄割畜產不遺雞豚天下騷然如被兵火紙筆
踴貴鞭笞恣行然其爲術迂疏卒不能得民腰領先帝知其不
可遽寢不行近日蹇周輔以賣鹽得罪吳居厚以權鐵蒙責呂嘉
問以市易被逐宋用臣以導洛遠徙至於蹇序辰郝宣之流一坐
其間皆不逃譴而和卿首爲簿法害民之多過於鹽鐵等事獨安
然不問竊據郎曹質之公議實失邦憲兼和卿頃任考功日其兄
溫卿任秦鳳提刑明知添支米麥不許割移他處和卿私利西邊
軍食價高割就溫卿本任作弟姪名字請領虧損邊計以益其私
蓋其兄弟貪冒無恥從來如此雖事在赦前而竊據清要公議
不允伏乞朝廷重行黜責使清濁稍分以警在位謹錄奏聞伏

候 勅旨

乞兄子邁罷德興尉狀

六月三日

右臣五月十九日奏論資政殿大學士呂惠卿姦險蠹國殘虐害
民乞行竄殛二十九日奏論金部員外郎呂和卿貪穢不才塵玷
省闈乞行降黜緣知饒州呂溫卿係惠卿親弟而和卿親兄臣有

兄子邁見任饒州德興縣尉竊慮溫卿挾恨別有捃拾勘會邁令
任將及兩考欲乞 朝廷體察特許令候兩考滿日放罷赴吏部
別受差遣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再乞罪呂惠卿狀 八日

右臣聞以堯爲君而舜爲之繼四凶之惡不得而容以武王爲父
而成王爲子管蔡之罪不得而赦何者凶德貫盈邪黨蕃熾用之
足以營惑當世存之足以遺患將來是以聖人下爲百姓遠慮後
爲子孫深憂遂而去之靡有疑志今 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陰
不言 太皇太后陛下委任羣臣政出房闈而在養元惡隱忍不

誅人知後患懼者甚眾臣近曾奏論呂惠卿賦性凶邪罪惡山積

自熙寧以來所爲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簿法皆出於惠卿之手至
於輕用甲兵興造大獄凡害民蠹國之事皆惠卿發其端故近歲
姦邪惠卿稱首臣於前奏論之稍悉然至今多日未見施行竊惟
朝廷近日掃除羣慝如吳居厚蹇周輔呂嘉問米用臣等皆以
一事誤朝卽加流竄今惠卿兼有眾惡自知罪大託疾求閑而
朝廷因亦不問臣恐國之政刑從此大廢今中外士大夫見惠卿
獨得不誅皆謂言事之官有畏強凌弱之心執政大臣有吐剛茹
柔之意 朝廷用法不平掇拾蜂螻脫遺鯨鯢貽患後人取笑千

古因此羣惡小醜已得罪者亦皆不伏伏惟 二聖臨御至公如
天地至明如日月其於用法不應如此臣愚竊料 聖意必謂方
今弊事略除羣枉消退惠卿既領宮觀不足復誅故稍加闊略以
安反側臣退復思慮終謂不然惠卿姦人之雄用意不淺無病而
去有伺隙之心使之一旦復攝尺寸之柄必致天下之患若不以
時放棄深折姦謀臣恐 朝廷未得安枕而臥也伏乞檢臣前奏
付外施行竢元惡已除然後洗滌瑕玼以安中外不爲晚也臣不
勝憂國愛君之切不顧死亡以犯凶人陛下裁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論蘭州等地狀

右臣竊見先帝因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廊
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議者講求利害久而不決其一曰蘭
州五寨所在嶮遠饋運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國羌人得以養
勇窺伺間隙要之久遠不得不棄危而後棄不如方今無事舉而
與之猶足以示國恩惠其二曰此地皆西邊要害朝廷用兵費財
僅而得之聚兵積粟爲金湯之固蘭州下臨黃河當西戎咽喉之
地土多衍沃畧置堡鄣可以招募弓箭手爲耕戰之備自開拓以
來平治徑路皆通行大兵若舉而棄之熙河必有晝閉之警所謂

借寇兵資盜糧其勢必爲後患此二議者臣聞之久矣然以夏戎背畔雖屢有信使而未修臣職未請侵地則棄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今聞遣使來賀登極歸未出境而使者復至講和請地必在茲舉雖廟堂議論已得詳熟而小臣憂國不能嘿已輒嘗覈實其事以爲前件棄守之議皆非妄言然而朝廷當決從一議欲決此議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算之多寡誠使二者得失皆見於前則棄守之議可一言而決也何謂時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闇不言恭默思道太皇太后陛下覽政簾幃之中舉天下事屬之輔相當此之時安靖則有餘舉動則不足利在緩撫不利征伐今若固守不與西戎必至於爭甲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况陝西河東兩路北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匱瘡痍未復一聞兵事無不狼顧若使外患不解內變必相因而起此所謂時可棄而不可守一也何謂理之曲直西戎近歲於朝廷本無大罪雖梁氏廢放其子而夷狄外臣本不須治以中國之法先朝必欲弔伐但誅其罪人存立孤弱則雖犬羊之羣猶將伏以聽命今乃割其土地作爲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國之人猶知其爲利而不知其義也曲直之辨不言可見蓋古之論兵者以直爲壯以曲爲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連年入寇邊臣失律敗亡相繼然而

四方士民裹糧奔命唯恐在後雖捐骨中野不以爲怨兵民競勸
邊守卒固而中國徐亦自定無之崩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
兵之禍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頃自出師西討雖一勝一負而計其
所亡失未若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人憤怨天下咨嗟土崩之
憂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
惜而不與負不直之謗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地臣恐邊人自此
有怨叛之志此所謂理可棄而不可守二也何謂算之多寡棄守
之議朝廷若舉而行之其勢必有幸有不幸然臣今所論於守則
言其幸於棄則言其不幸以効利害之實今夫固守蘭州增築堡
寨招置士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順求助北虜並出爲寇屯戍日
益飛輓不繼賊兵乘勝師喪國蹙蘭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
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倉庾有素兵馬有備戎人懷惠不復
作過此棄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決也
若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士兵且耕且戰西戎懷怨未能忘
爭特出虜畧勝負相半耕者不安餽運難繼耗蠹中國民不得休
息此守之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西戎據蘭州之堅城道熙
河之夷路我師不利復以秦鳳爲境修完廢壘復置烽候人力旣
勞費亦不小此棄之不幸者也夫守之雖幸然兵難一交仇怨不

論青苗狀 十四日

右臣伏以青苗之害民 朝廷之所悉也罷而不盡廢而復講使天下之人疑 朝廷眷眷於求利此臣之所深惜也向者 朝廷申明青苗之法使請者必以情願而官無定額議者以爲善矣然以臣觀之無知之民急於得錢而忘後患則雖情願之法有不能止也侵漁之吏利在給納而惡無事則雖無定額有不能禁也故自今年春諸縣所散青苗處處不同凡縣令曉事吏民畏伏者例不復散其闈於 情爲吏民所制者所散如舊蓋立法不善故使吏得依法爲姦監司雖知其不便欲禁而不可得天下旣已病

之矣今 朝廷復修夏料納錢減卒出息之法此雖號減息而使天下曉然知今日 朝廷意仍在利雖有良縣令臣恐其不能復如前日自必於不散矣且自熙寧以來吏行青苗皆請重祿而行重法受賕百錢法至刺配然每至給納之際猶通行問遣不能盡禁今吏祿已除重法亦罷而青苗給納不止臣恐民間所請錢物得至其家者無幾矣伏乞追寢近降青苗指揮別下詔旨天下青苗自今後不復支散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三論差役事狀 十七日

右臣五月二十六日上殿劄子乞明降詔書勅監司長吏使知

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 神宗朝愛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

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刑部錄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榜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應監司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至今多日未蒙施行伏念臣前作此奏為聞近日諸縣曹吏有因差役致富小民被差充役初參上下費錢有至一二十千者州縣官吏亦有以舊雇役人慣熟多方陵虐所差之人必令出錢作情願雇募又有以新差役人拙野退換別差必得慣熟如意而後止者天下官吏不能皆良如此等事所在不一雖非目見可以意料民被其害如遭湯火

竊意此奏朝上聖心惻怛不待終日而行不意遷延至今不以爲急臣愚竊恐朝廷始復差役議者妄謂差法一行更無患害聞臣此奏未免不信臣謂改雇爲差實得當今救弊之要然使聞害不除見善不徙則差役害人未必減於免役伏乞 聖慈檢臣前奏早降詔書具言所聞差役官吏情弊仍備錄前後禁約曉諭中外使知 朝廷深意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臣訪聞近日頗有上書言差役不便蒙降付看詳役法所者臣推原其意皆由州縣施行差法別有搔擾以致人言若不早爲禁約深爲不便伏乞指揮於役法所檢取民間前後言差役不便文字略賜省覽卽見詣實

論呂惠卿第三狀

二十日東西省同上

右臣等伏見近降 朝旨以臣僚上言呂惠卿罪惡責授惠卿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竊以執鯨鯢於漏網稍正邦刑蓄虎豹於近郊終貽後患謹按惠卿在熙寧中恣爲不義創立弊法上以誑誤 朝廷下以賊害海內詐窮力詘黜居藩郡猶復妄歸功賞輕用甲兵結怨西戎貽憂 先帝罪狀顯白已不容誅至於私行嶮詖人所不爲始與安石結刎頸之義終與王氏爲尋戈之讎忠信蔑然詭變難測今雖自知罪大不容於世然猶詐稱疾病潛

伺間隙譬如蠖虺猛獸雖斃爾弭伏而凶性終在遇便卽發若不
深爲圈檻投畀無人之境臣等恐其防閑稍緩竊出害人不然臣
等豈不知降四官落一職爲分司官在於常人不爲輕典乎蓋以
堯之四凶魯之少正卯旣非常人不當復用常法治也况復 皇
帝陛下卽位之初明於赦書戒勅邊吏不得侵撓外界務要靜守
疆場是時惠卿在河東帥被遇 先帝恩德最深自聞遺制略無

哀感日夜點集兵馬爲入界討蕩之計及其遷延未發恐爲虜所
覺知遂令兵馬司借赦書不得侵擾之文曉諭將佐以欺賊計仍
於四月十五日具奏上件事由於二十一日出界夫登極赦書國

之大信所以綏靖中國懷來四夷人臣奉行敢有輕議今惠卿公
然違戾出師伐國而又借用其文設詐欺敵侮玩 朝廷殊無忌
憚推其心則出於無君論其罪則入於大不敬積其前後所犯皆
在不赦 朝廷縱欲貸而不誅只乞檢臣等前奏投之四裔以禦
魑魅臣等與惠卿初無讐怨但以爲國去凶義不可已惟 陛下
特賜裁斷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再論蘭州等地狀

七月七日

右臣近於六月二十八日奏以西使入界恐必有講和請地之議
乞因此時舉蘭州及 疆米脂等五寨地棄而與之安邊息民爲

社稷之計見今西使已到竊聞執政大臣棄守之論尙未堅決臣竊見 皇帝陛下登極以來夏國雖屢遣使而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益知 朝廷厭兵是以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 朝廷深覺其意忿而不與情得勢窮如來請命今若又不許遣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與不復爲恩不許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有此時不可失也臣又聞昔日取蘭州及五寨地本非 先帝聖意先帝始議取靈武內臣李憲畏懦不敢前去遂以兵取蘭州 先帝始議取橫山帥臣沈括種諤之徒不能遵奉 聖畧遂以兵取五寨此二者皆由將吏不職意欲邀功免罪而 先帝之意本則不然其後元豐六年夏國遣使請罪 先帝嘉其恭順爲勅邊吏禁止侵掠既又遣使謝恩請復疆土 先帝仍爲指揮保安軍與宥州議立疆界因循未定而 先帝掩棄萬國遂以至今 議者不深究本末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爲國計其意止欲私已自便非社稷之利也臣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與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筭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

鼻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才養士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漚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晁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爲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究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決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強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爲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雖有十漚亦何能爲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晁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棄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謀與景帝類臣

執政欲棄者理直而禍緩欲守

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爲利害况今日之事 主上妙年

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慈以此反覆深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棄守之議皆不得其便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京畿保甲冬教等事狀

七月九日

右臣竊見 仁宗朝河北河東初置義勇至 英宗朝推行其法

漸及陝西皆以地接胡羌有守禦之備每歲冬教一月民雖以爲勞而邊防之計有不得已及熙寧中更置保甲使京畿三路之民日夜教習一聖臨御知其不便率皆罷去民得歸秉耒耜盜賊因此衰息歌舞一聖德無有窮已惟有冬教一月之法三路以被邊之故民習爲常不敢辭懇至於京畿諸縣累聖以來爲輦轂所在素加優厚今乃與三路邊郡爲比一例冬教情所未安伏乞

聖慈深念根本之地所宜寬卹特與蠲免兼訪聞京畿三路見今皆修葺東教場屋宇州縣頗以爲勞臣昔守官河北竊見義勇冬教並不置教場屋宇每遇教日皆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別無闕事 朝廷若允臣所奏免畿內冬教則其教場屋宇已

自不修如三路冬教乞下逐路監司相度只如目前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有無不便如別無不便亦乞罷修以寬民力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論西邊警備狀

七月十九日

右臣近奏乞因夏國遣使入貢歸其侵地竊聞 朝廷已降詔開許伏惟包荒之德與天地同量使西邊之人自此得免餽餉之勞脫戰鬪之禍天下不勝幸甚然臣聞兵法受降如受敵夷狄獸心見利忘義雖以思信深加結納而備豫不虞不可暫弛况 朝廷

數年以來舉兵攻討深人其地奪其疆土今雖接以恩禮其怨毒之意必未據忘若因給賜城寨立界至之際乘我無備輒肆猖狂則取笑四夷悔不可及謂宜明加約束所賜城寨須候逐路帥臣處置般運器甲抽那兵馬凡百了當立定期日然後得令人交割若未了之間不得令一人一騎先期窺覘仍指揮沿邊將吏常加嚴備因夏國新復侵地謹守誓約之際招填土馬充實倉廩緩懷熟戶常若寇至不得爲其通和稍有弛廢如此數年朝廷常務懷柔以革其欲報之心邊臣常作隄防以折其內侮之志臣謂數年之外必無後患縱使皆畔而邊計已完土氣已復度其事勢亦不足深憂况背恩犯順彼曲我直雖復羌人亦當知非足使吾口坐而賈勇制勝之道始自今日惟願陛下深詔大臣安不忘危常以戒勅邊吏爲心則社稷之福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青苗狀

二十四日

右臣近奏乞罷支青苗錢兼訪聞臺諫官皆有文字論列至今並不蒙降出施行臣伏見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用事首建青苗之法其實放債取利而妄引周官泉府之言以文飾其事天下公議共以爲非是時韓琦富弼司馬光范鎮等皆昌言其失恨不能救今二聖在上照知民間疾苦解去弊法旣已略盡兼近日青

降呂惠卿數其罪惡亦以創行青苗爲首然天下俵散青苗其實至今未止民間疑怪以爲朝廷仍有好利之意臣博采衆論云近日有臣僚獻議以國用不足爲言由此 聖意遲遲未決臣雖至愚竊爲 陛下深惜此計何者自右爲國率皆祿養官吏廩給士伍崇奉郊廟鎮撫四夷然而食租衣稅未嘗有闕今 陛下力行恭儉前代帝王所有浮費一切不爲今日之計但當戒勅天下守令使之安集小民若能稍免水旱之災復無流亡之患則安靖之功數年自見穀帛豐羨將不可勝用何至復行青苗以與民爭利也哉伏惟 陛下聖性仁厚凡利民之事知無不爲若非左

此危語動搖

聖聽則何至爲之廢格羣言以成邪說然臣竊恐

中外不知本末但見臺諫之言皆由中不出妄意 陛下甘於求利不卹細民遠近傳聞所損不細臣欲乞 陛下盡將臣僚前後所上章疏付三省詳議施行以弭斯謗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乞放市易欠錢狀

二十七日

右臣頃會上言乞將市易欠錢人戶通計所納息罰錢數如已納及元請官本數目卽與除放蒙 聖恩依此施行德澤滂霈所及甚廣然臣訪聞京師欠戶貧下之家從初多作詭名請新還舊以此無緣通計息罰故除放之恩多止上戶臣近日再行體問據通

直郎監在京市易務宋肇爲臣言若截自欠二百貫以下人戶一例除放則所放人戶至多事亦均一仍具本務一宗節目及利害文字請臣論奏臣詳究其說竊以爲當行之事有五市易本錢前後諸處撥到共計一千二百二十六萬餘貫中間撥還內藏庫等處共計五百三十萬餘貫 朝廷支使過共計三百八十四萬餘貫卽今諸場務見在共計三百五十二萬餘貫將此三項已支目在計筭已是還足本錢則今來人戶所欠皆出於利息若將見二百貫以下人戶除放所放錢數不多此事之當行者一也

欠人共計二萬七千一百五十五戶共欠錢二百二十七萬

其間大姓二十五酒戶二十七共欠錢一百五十四萬餘貫小姓

二萬七千九十二戶共欠錢八十三萬餘貫若將欠二百貫以下

人戶除放共放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三戶放錢四十六萬六千二

百餘貫所放人戶九分以上而所放錢正及二分此事之當行者

二也元豐年中 朝廷催理欠負極爲峻急然一歲所納不過三

萬貫頃來 朝廷優假細民所催微細自今年正月至今止及六

七千貫今日以三萬貫爲率猶須七十餘年乃可納足如此則小

姓之家死喪流亡不可復知而國家每歲得失六千貫 臣所乞放二百貫以

下欠戶錢數於見欠錢都數中止十分之二卽是 如九牛一毛不每歲催及三萬貫數中不過催得六千貫而已

爲損益而二萬餘家困苦爲害至大此事之當行者三也市易催
索錢物凡用七十人每人各置私名下十人掌簿籍行文書凡
用三十餘人每人各置貼寫不下五人共約一千餘人以此一千
餘人日夜騷擾欠戶二萬七千餘家都城之中養此蝨賊怙而不
怪此事之當行者四也市易之法欠戶拖延日久或未見歸著及
無家業之人皆差人監逐遇夜寄禁既有此法則一例公行寄禁
然吏卒頑狡得錢卽放無錢卽禁榜笞控緝何所不至若不別作
擘劃則日被此苦者不知其數此事之當行者五也伏乞 聖慈
以此五事較其利害斷自聖意特與除放或因將來明堂赦書行

下或更溥行諸路則細民荷戴恩德淪入骨髓社稷之利一可勝

許然臣竊見太府寺令歲終較課以本理息及一分以上其官員
等第保明聞 易官因此酬獎轉官及請賞皆所得無筭

今來旣見市易已支見在實數僅能還足本錢則以本理息皆是
欺罔從前官吏轉官請賞皆當追奪官爵及所賞錢物亦乞 朝
廷根究前後緣市易轉官請賞之人依理施行內有已嘉問係創
行市易害民最深雖已經責降尙竊有土未允公議更乞重行竄
謫以謝天下所有宋肇劄子三道臣輒備錄進呈如左謹錄奏聞
伏候 勅旨

貼黃臣所言放欠事上係 二聖德澤唯當直出中旨不宜更
顯言者姓名或須至令三省相度施行卽乞指揮執政勿令宜
布

言淮南水潦狀 三十九日

右臣竊見淮南春夏大旱民間乏食流徙道路 朝廷哀愍饑饉
發常平義倉及截留上供米以濟其急淮南之民上賴 聖澤不
至飢殍然自六月大雨淮水汎溢泗宿亳三州大水夏田饒已不
收秋田亦復蕩盡前望來年夏麥日月尙遠勢不相接深可憂慮
訪聞見今官賣米猶有未盡然必不能支持久遠臣欲乞 朝廷

及今未至闕絕之際速行取問本路提轉發運司令具諸州災傷
輕重次第見今逐州各有多少糧食可以賑濟得多少月日如將
來乏絕合如何畫劃施行立限供報所貴 朝廷得以預先處置

小民不至失所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乞罷杜紘右司郎中狀 八月一日

右臣伏見近除刑部郎中杜 紘爲右司郎中命下之日中外疑惑
蓋以 朝廷用人必分流品清濁尙書左右司郎官總督十二司
之事至其遷擢高者多爲左右史下者猶爲直閣修撰領三路都
漕發運使不一二年卽爲侍從自非清望正人不與此選謹按杜

紘八品几近不知經術止以誦習法律進身自熙寧元豐以來為
 刑部官詔事宰相王安石王珪蔡確以下脂韋便佞無不得其歡
 心雖杜純親弟而純以直進紘以諂聞兄弟異心眾所共悉初修
 熙寧編勅紘與其議害民之法皆經其手今復為詳定官奮筆改
 更非笑前書略無愧恥翻覆隨時一至如此兼與楊汲崔台符共
 事歲月甚久大理寺所勘探報過公事事干官員皆刑部下法
 朝廷近以所斷多有枉濫差官理雪凡所平反十至七八汲台符
 既以官長被罪如紘等輩皆其屬官 朝廷雖闊畧不問至於非

次擢用豈宜遽以及紘竊恐賞罰失當使天下不服而汲台符亦

以為詞為損不細或言紘近日押伴西人 朝廷授以指路何

與西人商量事得了當右司之命蓋以為賞臣以為此有司常
 事不足以為功况為官擇人當以流品為急若以右司為賞恐非
 孔子不以名器假人之義伏乞追回前命以厭公議謹錄奏聞伏
 候 勅旨

論差除監司不當狀 八月二日

右臣伏以天下之治寄於守令守令之眾 朝廷不能盡知其要
 寄於監司方今民力凋殘疲瘵未復見議差役措置未定正宜使
 監司得人以督察州縣 朝廷近日沙汰殘刻之吏多係提轉等

官民間承望此風思見循吏然臣竊觀近日所命頗未得人博采
公言略見一二如李之紀楚潛王公儀皆碌碌凡材無善可名不
知何以獲用至於餘人又加以過惡如孫路奴事李憲貪冒無恥
程高諂附賈青借名買珠鍾浚天資邪嶮累作過犯張公庠爲事
刻薄不近人情張疇久領市易與牙儈雜進而皆擢自稠人之中
付以一道之政 陛下誠欲尊重 朝廷愛惜民物則如此輩人
皆未可輕用也或言 朝廷近令侍從以上博舉監司名姓既聞
率皆注籍每有員闕執政不復慎選一切揭簿定差是以賢愚並
進人物雜亂竊惟中外侍從其徒實煩被詔舉官初無旌別承舉
卽用近於龕疏而欲待其不職乃坐舉者天下之廣監司得失

朝廷未必一一詳知民獨何辜枉被塗炭自古用人實無此比臣
欲乞應自前所用監司令執政更加審議其尤不可者當與改差
今後差除須名迹著聞公議共許然後擢用庶幾監司稍得良吏
不至害民此最當今之急務也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樂城集卷之三十八

宋眉山蘇轍子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仝校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七首

三乞罷青苗狀

初四日與東省同上

右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施行伏以王安石呂惠卿創行此法以來天下之士惟王呂黨人欲以青苗進身者則以其法為是其他士大夫上自韓琦富弼中至司馬光呂誨范鎮下至臣等輩人未有一人以為便者方安石惠卿用事忠言壅塞不

得施用小民無告飲泣受害今者二聖臨御盡革衆弊天下欣欣
口望青苗之去而近日刪立舊法益更滋彰中外狐疑不曉聖意
竊聞近日左右臣僚有以國用不足欲將青苗補其闕之者聖心
未察是以爲之遲遲臣等雖愚以爲自古爲國止於食租衣稅縱
有不足不過輔以茶鹽日稅之征未聞復用青苗放債取利與民
爭錐刀之末以富國強兵者也 藝祖太宗之世四方未平中國
至狹歲歲用兵其費不貲及 眞宗東封西祀遊幸毫宋造立宮
室 仁宗結好契丹平定西戎剪滅南寇此皆非常大費而常賦
之外無大增加未聞必待青苗以濟國用今二聖恭儉安靜無爲
四海之富與 祖宗無異何憂何慮而欲以青苗富國乎臣等以
爲 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未嘗接見多士 太皇太后陛下覽政
帷幄未能博聽羣議聽納之道於斯實難竊謂臣下每有獻言宜
一切折以公議彼既欲散青苗而臣等以爲不可 陛下受其所
言而臣等封事遂留中不出臣等不知陛下何以斷其是非而信
之如此之篤乎 陛下必欲決此深疑卽當盡出臺諫所言付之
三省使之公議得失不當隱忍不辯是非而陰用其言也如衆議
必以罷之爲是卽乞早賜裁斷以慰民心必以罷之爲非亦乞顯
行黜譴以懲臣等狂妄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再言杜紘狀

初七日

右臣近奏言杜紘除右司郎中不當不蒙采納伏以紘文法俗吏才不過人昔以誦習條貫偶爲法官天資邪佞能諂事宰相遂復致身刑部朝廷必欲量才授官已爲過分今一旦擢爲右司中外驚嘆若止以人才猥下事無實狀臣亦未敢干瀆朝廷紘昔在熙寧年中手編宮人之法今復爲詳定親改其書俯仰隨時略不知愧頃與楊汲崔台符同在刑部所斷刑獄冤枉過半汲台符以此得罪而紘以此擢用同罪異罰十目所指至公之朝不宜有此臣以爲事干朝廷大體職在言責不敢不言今蒙置而不用竊料紘

必有以自結大臣致誤此舉不然陛下何取於紘而擢任至此哉臣竊聞廟堂之論以謂二十年來失於養才臨事而求每有無人之嘆如左右司吏戶禮郎官左右史臺諫官皆用人之津梁侍從近臣之所從出若已踐此途而不致之清要則養才之地竟當安在若非其人而遂用之數年之後使杜紘爲侍從則是更得一崔台符豈不爲天下笑哉伏乞稍取衆議追寢前命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言張璪劄子

八日上殿

臣六月中與王覲上殿言張璪非次進用文及韓宗師欲以深結

文彥博韓維爲自安之計操天資邪佞列位丞弼朝夕出入左右
易以爲姦宜斷自聖心以時除去蒙聖明洞鑒德音宜諭但以瑛
久經任使欲因其求退去之以禮比經兩月瑛覺聖意稍緩遂端
然據位不復自請臣竊惟瑛性極巧佞遇事圓轉難得心腹昔王
安石呂惠卿首加擢用被以卵翼之恩收其鷹犬之効與章惇等
並結爲死黨熙寧弊法皆瑛等所共成就今 二聖在上因民所
欲降黜羣邪變革衆弊清淨之風日月滋長獨瑛仍在重位與聞
大政不唯正人所共側目而瑛之私意亦自不安但以同列無傾
邪之助臺諫有彈擊之請是以見今且自斂戢未敢爲非度其中
心未嘗一日無窺伺之邪謀忘王呂之故黨也譬如蛇蝎遇寒而
蟄盜賊逢晝而止及春陽發動莫夜陰闇故態復作誰敢保任
陛下不可見其進退恭順言詞柔利而遂以爲可用也如瑛深心
厚貌何所不至但使 陛下君臣防閑少懈瑛略能援引一二邪
人寘之要地則變故之出殆不可知矣況今新舊之政更張未定
邪正之黨相持未決正是姦臣用智伺便竊發之時天下有識見
瑛任事誰不危懼如江河決溢初復故道惟 日夜牢固隄防乃免
於患若少有蛇鼠穿漏或能復奪河身況瑛方爲執政乘釁而動
其害必深臣聞瑛意欲候過明堂大禮求出補外惟 陛下爲社

稷計順中外人心早從其請天下幸甚取進止

請罷右職縣尉劄子

八日上殿

臣伏見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自近歲民貧多盜言事者不知救之於本遂請重法地分縣尉並用武夫自改法以來未聞盜賊爲之衰少而武夫貪暴不畏條法侵魚弓手先失爪牙之心搔擾鄉村復爲人民之患臣竊惟捕盜之術要在先得弓手之情次獲鄉村之助耳目既廣網羅先具稍知方略易以成功舊用選人雖未能一一如此而頗知畏法則必愛人使之出入民間於勢爲便不必親習騎射躬自格鬪然後能獲賊也今改用武夫未必皆致入賊

而不習法律先已擾民訪聞河北京東淮南等路凡用武夫縣分民甚患之欲乞復令吏部依舊只差選人所貴吏民相安不至驚擾取進止

論張頡劄子

八日上殿

臣竊見知廣州張頡自直龍圖閣擢爲戶部侍郎除目一下中外驚疑謹按頡猜嶮邪佞狡悞闇刻且此八德了無一長臣非敢風聞臆度謹具實狀如左

一頡爲廣南運使日朝旨那移兵馬就食全永經略使趙高爲見順州戍兵年滿合替遂差兵戍順州却令順州替兵就食

全永頡知出納之吝恐往來成兵糜費錢糧一日之間四次移牒故作行遣申奏趙嵩不肯移兵又奏嵩闇添昭州雇夫錢六萬貫又奏嵩違法差衙前朝旨令嵩分析乃是頡判狀令差嵩會具元判狀繳奏其餘所奏更無一事稍實因此挾恨遷怒詬訐桂州官吏作綠衫下包个奴婢名呼趙嵩仍罵作賊提舉官劉誼會具事由聞奏有旨罷轉運使

一頡爲轉運使日有安南般糧夫數千人逃還已經曲赦放罪每人只有欠官米錢七百後來頡欲差人往全州般糧遂召陽胡縣令魏九言臨桂縣令李譚勒令差兩縣逃亡夫往全州般糧仍令九言取本縣百姓莫飯奴等七人狀云所欠官

錢七百情願往全州般糧填還其七人中又有三人不係逃亡只取到四人情願狀便差數千人況欠錢止於七百而全州水路二十餘程豈有情願之理因此溺殺人不少致人戶經提舉司過狀亦是劉誼具事由聞奏方始住差

一頡爲桂州經略使日有安化州首領以本族饑饉依久例借糧於宜州頡指揮宜州不借一粒致夷人作過於省界倫牛因此夷漢互讐殺頡更無方略直令宜州興兵討之致本州兵官陷沒頡遂發數千人令供備庫副使費萬往討之全軍

皆沒頡又遣路分都監王奇知宜州仍以數千人入討全軍
復沒事聞朝廷先帝爲之旰食遣謝麟將數萬人費百餘萬
貫竟以招降而定頡旣措置乖方致陷兩將兵馬而費萬王
奇之死又不以實奏因轉運使馬默等論列朝旨差賓州推
官朱恂取勘因此落職奪官知均州

右臣所論三事皆有文案可以覆驗據頡處事乖刺致寇覆軍與
沈起劉彝同罪理合誅竄所以累次常獲寬宥者蓋其家素富本
以行賂得進鄉近辰錦多蓄奇砂嘗以獻遺前宰相王珪珪每出
示親客云此砂張頡所獻以此曲爲蓋芘今來縱未黜廢豈可特

膺非次擢用兼臣訪聞三省執政本不知其人失於採聽爲薦者
所誤若置官部必害民物伏乞追寢前命以厭公議取進止

再言張頡狀

十一日

右臣近言張頡除戶部侍郎不允公議具陳頡頃在廣南用心陰
險措置乖刺三事乞追還告命未應得聞臣又訪聞頡昔知荆南
所爲貪虐提舉官張琬按發七事內一事頡下行買烏頭行人蔣
三供納烏頭頡凡三四次退換蔣三揣頡意欲要附子遂買附子
作烏頭供納頡方肯納下緣烏頭附子色額不尙價例亦別此一
事係贓罪又一事勒部下玉泉寺僧修治諸宮園亭費用常住人

牛錢物不少以修唐僧齊己草堂爲名令頴鄉僧居止其中此一事係私罪琬奏旣上前宰相王珪等爲與頴私有情分遂移頴差遣而以越職勘琬特行衝替頴當時若無上件贓私忝爲士人理須訴雪頴曾不敢以一字自明受移而去則其罪狀顯然無疑臣博采衆言近日差除例皆不當至於張頴尤失人望虧損朝政深可歎惜是以不避再煩聖聽伏乞將臣此奏與前來劄子同下三省詳議罷頴前命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戶部乞收諸路帳狀

准尙書戶部牒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敕節文一府界諸路州軍錢穀文帳舊申三司昨撥歸逐路轉運提刑司點磨歲終刑部尙書點取勾訖帳勘覆今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歸戶部點磨一府界諸路州軍常平等錢穀文帳舊申司農寺昨撥歸逐路提舉司點磨戶部右曹歲取提舉司勾訖帳赴部點磨今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歸戶部點磨者

右臣竊聞熙寧以前天下財賦文帳皆以時上於三司至熙寧伍年朝廷思其繁冗始命會布刪定法式布因上言三部胥吏所行職事非一不得真意點磨文帳近歲因循不復省闕乞於三司選吏二百人顯置一司委以驅磨是時朝廷因布之言於

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發其封者
蓋州郡所發文帳隨帳皆有賄賂各有常數已足者皆不發封
一有不足卽百端問難要足而後已朝廷以布言爲信帳司之
與蓋始於此張設官吏費用錢物至元豐三年首尾七八年間
帳司所管吏僅六百人用錢三十九萬貫而所磨出失陷錢止
一萬餘貫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而使州郡應由省帳皆由
轉運司內錢帛糧草酒麴商稅房園夏秋稅管額納畢鹽帳水
脚鑄錢物料稻糯帳本司別造計帳申省其驛料作院欠負修
造竹木雜物舟船柴炭修河物料施利橋船物料車驢草料等
帳勘勾訖架閣蓋謂錢帛等帳三司總領國計須知其多少盡
實故帳雖歸轉運司而又令別造計帳申省至於驛料等帳非
三司國計虛羸所系故止令磨勘架閣又諸路轉運司與本部
州軍地理不遠取索文字近而易得兼本道文帳數目不多易
以詳悉自是外內簡便頗稱允當今戶部所請收天下諸帳臣
未委爲收錢帛等帳耶爲并收驛料等帳耶若盡收諸帳爲依
熙寧以前不置帳司不添吏人耶爲依熙寧以來復置帳司復
添吏人耶若依熙寧以前則三二十年不發封之弊行當復見
若依熙寧以來則用吏六百人磨出失陷錢一萬餘貫而費錢

三十九萬貫之弊亦將伏見臣乞朝廷下戶部令子細分析聞
奏然臣竊詳司馬光元奏自改官制以來舊日三司所掌事務
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帳籍不盡申戶部
戶部不能盡天下錢穀之數欲乞令戶部尚書兼領左右曹其
舊三司所管錢穀才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
戶部推其本意蓋欲使天下財用出納卷舒之柄一歸戶部而
戶部周知其數而已今戶部既已專領財用而元豐帳法轉運
司常以計帳申省不爲不知其數也雖更盡收諸帳亦徒益紛
紛無補於事矣臣謂帳法一切如舊甚便乞下三省公議然後

下戶部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言張頡第三狀

十二日

右臣近四上章言用人不當並不蒙施行伏惟二聖垂拱帷幄之
中以進退天下士付之宰相若用非其人知而不改何以服天下
之口竊聞廟堂之議止謂世方乏才所用之人皆不得已臣觀
朝廷取士之廣賢俊如林患在不知豈可遂無一人賢於張頡況
臣前所言頡四事迹狀明白皆可覆驗贓汙私邪欺君陵下既非
有德臨事乖刺覆軍殺將不可謂才而宰相不聽公議必行私意
其理安在伏乞指 將臣所言按實施行若非虛妄卽乞罷頡差

道若臣言不當亦乞明加責降今但隱忍不一別白是非恐朝
廷紀綱自此日壞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言責降官不當帶觀察團練狀

十四日

右臣伏以朝廷典章百世所守因事變法爲患常多祖宗之
世使相節度不領京師官屬其奉朝請必改他官或爲東宮三師
或爲諸衛將軍太平興國中以趙普之勲自河陽還朝止爲太子
少保以向拱張永德之舊並爲環衛至今諸道鈐轄總管以防團
老歸者亦以諸衛處之蓋其遺法也至明道中錢惟演以章獻皇
后親嫌罷樞密使始以保大節度爲景靈宮使治平中李端愿以
長宮主子亦以武康節度爲醴泉觀使恩倖一啟自是戚里以節
察居京邑不治事者肩相磨也然猶未見以罪降黜而以觀察團
練享厚祿居謫籍者近日李憲以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宮王中
正以嘉州團練使提舉太極觀二大貪墨驕橫敗軍失律罪惡山
積雖死有餘責聖恩寬貸皆置之善地而又首亂國憲假以使
名臣恐後世推壞法之始歸咎今日謂宜考修制度追還誤恩以
存舊典且使罪人知有懲艾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言張頡第四狀

右臣近以除張頡戶部侍郎不當凡三次上言一次蒙降付三省

進呈不行兩次皆留中不出臣本言張頡事皆罪狀明白非風聞臆度之言訪聞執政止謂世方之人頡雖無德以才見取方今多上盈廷非無一人可勝張頡而頡前後敗官喪師所至狼狽不唯無德亦復非才況 二聖臨御專任執政進退百官一出其口若差除不當而諫臣之言公然不用則今後誰肯復言雖復有大於此者臣恐 陛下無由復知矣臣所上章初蒙降出施行獨三省沮抑不從中外之議止於歸罪執政今不復降出議者或謂見惡不去非出 聖意必有左右近習陰爲之助臣雖知日月之明萬無此事而疏遠不亮未免疑謗所損不小伏乞出臣前狀付外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傅堯俞等奏狀謂司馬光爲司馬相公狀 三十一日

右臣今年二月會上言 朝廷初行差役之法其間衙前一役最爲重難民間所苦宜以賣坊場錢及坊郭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所出役錢量行裁減雇募衙前以免民間重役之害後來蒙 朝廷差臣兄軾詳定役法軾議論與臣無異致與本局商量不合陳乞罷免尋蒙 朝廷依軾所乞臣以兄弟之嫌未敢再有論列今竊聞監察御史陳次升奏以役法大要未定人情熒惑乞敕詳定役法所疾速議定合差合雇色額及官戶寺觀單丁女戶等數出役

錢則例先次施行其州縣事體不同難以直行處分者候諸處申到相度裁定蒙 聖旨批送詳定役法所臣看詳次升所言役人

合差合雇色額及官戶寺官單丁女戶合出役錢則例實係役法

要節當今所宜先定其詳定役法所並不公心定奪奏稱准元祐

元年二月七日敕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

寧元年以前舊法定差及七月三日 朝旨司馬相公申明指揮

招差役人大要已定終不明言何役合差何役合雇至於官戶寺

觀單丁女戶合出役錢只言七月三日朝旨未得施行亦不明言

令如何立為則例據此奏陳但務求合取容雖言事官所陳更不

講論曲直況司馬光雖為宰相而君前臣名禮有定分今詳定役

法所乃於奏狀中謂光為司馬相公苟申私敬不顧上下之禮曲

意推奉一至於此而 朝廷望其能別白是非立為成法亦已難

矣臣恐此風一扇臣主之分自此陵夷不唯 朝廷之害亦非所

以安光之道也謹按詳定役法官皆侍從儒臣不容不知 朝廷

儀式伏乞取問奏狀中不名宰相出何典法及勒令早定役人合

差合雇色額及坊郭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合出役錢則例由奏行

下令民間早知定法不至皇惑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言張頡第五狀 二十三日

臣近奏言張頡陰嶮不才除戶部侍郎大失人望不蒙施行臣退伏思念方今 二聖勵精求賢黜去羣小無所吝惜如臣所言頡罪狀一一有實可驗而每狀輒蒙留中深駭物論推原其故蓋由執政過聽用頡致臣有論列因謂頡雖無德而才有可取以此疑誤聖聽不然 陛下虛心納諫一言可采未嘗不從何以至此伏念臣平生與頡素不相識但以公議不與恐誤國事是以懷不能已謹復采衆論得頡前後臨事乖方及 朝廷曾以其褊躁猜忌罷頡差遣五事條件如左

一 熙寧年中頡初除江 淮發運奏乞復轉般鹽倉朝廷下一司相度以不便而罷及 頡到任二年真揚等州運河乾澁不通漕運並不計置不濬朝廷特令借上供錢米先開淘大段淺澁去處頡却奏稱河道雖淺然河各有油泥可以併用兵士牽拽得行如撩得油泥一尺以上接續得兩添注更不消開淘若至時兩澤未應即開修禾晚後來綱運不通頡別無措置 有團渦巡檢侍禁范彥臣以陳公塘見有積水乞引入運河頡亦未曾施行遂致諸路各稱闕鹽共計二百萬餘石虧損年額不少後來却係 朝廷差官取陳公塘水灌溉運河通放鹽綱當時據知泰州蘇稅狀稱已出及重綱四分之

一不數日間必可盡出頡爲發運使公然不開河道積壓鹽
貨意欲附會先乞復轉般倉文字更不顧國家大計其挾情
害公類皆如此若只是暗謬致誤國事則今者執政謂頡有
才臣深不曉其意

一侯叔獻音開淮南運河害虐兵夫死者如積新舊兩河相並
而行人知無益頡爲發運使略無一言復因過京師知樞密
使吳充與宰相王安石異議遂與充私言之頡不意充卽奏
其事及朝廷公行理會召頡至中書聚廳問之頡却稱來時
未曾開河亦不曾與充言此前後所害異同 朝廷遂差官

取勘頡猶抵諱不承據頡情狀其實畏憚安石叔獻不敢正
言但揣知吳充與安石不協故以此言取悅於充而已其反
覆賣弄正是小人真態若執政以此爲才又臣所未曉也

一安化州夷人從來三年一度進奉舊例雖不遣其人人貢而
與之驛券等物其數稍豐及頡爲桂州經略使日轉運司應
副錢物差緩至四年乃足而宜州及經略使司展其進奉年
限俾之四年乃得入貢斬惜錢物所得無幾而夷人因此作
過破軍殺將凡費百餘萬貫竟以招安而定頡初見夷人拒
命遣兵官費萬領兵出討萬至軍前申乞犒設時方大暑頡

令於桂州造餅般往宜州比至皆臭不可食軍情因此怨怒南方至今傳以爲笑及費萬兵敗爲夷人所共嚙食妻男失所都鈐轄和斌申經略司乞厚加調卹頡指揮破經略司錢買紙酒奠訖奏聞先帝知其暗謬不可用遂以乖方取勘臣詳頡始爲朝廷吝惜步小錢物終致邊患首尾費百餘萬貫至於千里送餅犒軍以紙贈優卹死事如此等事似非理財富國之手而執政任以戶部侍郎異有益於國此又臣所未曉也

一元豐三年七月三日中書劄子節文臣僚上言伏見近除張頡直龍圖閣知熙州按頡天資褊躁動多猜忌頃在廣南忿爭互論州縣官吏爲之不安乞速賜追寢新命奉聖旨張頡依舊令知滄州蓋頡之險躁著自先朝非獨今日則臣之所言似未爲過也

一元豐四年內臣蔡元亨差往廣西起發韶惠州錢頡以轉運使權廣州送沉香七兩朱砂半筋桂花竹紙等與元亨兼違條以妓樂與元亨燕會見今案款具在臣前言頡素以奇砂交結貴官及外議疑頡有左右近習之助致臣章不蒙降出誠不爲過也

右臣今所言五事及前狀所言共計九事皆一一有實蓋頡從來蒞官所壅不了決無可用之理臣訪聞一二大臣特保薦頡可用無疑伏乞 陛下出臣前後封事令保薦之人看詳以此等人委是可用與否仍乞降付三省依公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申三省論張頡狀 二十六日

右轍累會上言除張頡戶部侍郎不當竊聞第一狀會蒙 朝廷降付三省進呈不行轍尋博采衆論得頡歷任處置乖方傷財敗事迹狀非一遂兩具論奏皆留中不出伏惟 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求賢惟恐不及去奸惟恐不速如頡之陰險暗謬少見其

比 一聖之明不容聞而不去竊料聖意必以重違大臣之議是以遷延至此至於執政諸公上承 二聖拱默仰成之託百官進退開口而定豈不欲進賢退奸率由公議以無負付囑之重頡之無狀惟患不聞若果聞之勢無必用之理轍所上第一狀已經台覽後來二狀謹繕寫繳連申上伏乞考其事實裁酌施行少慰公議謹狀

再論京西水櫃狀

右臣三月中奏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櫃所占頃畝及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櫃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即當如何

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尋蒙朝旨令都水監差官相度到中牟管城等縣水櫃元舊浸壓頃畝及見今積水所占及退出數目應退出地皆撥還本主應水占地皆以官地對還如無田可還卽給還元估價直 聖恩深厚弃利與民無所靳惜所存甚遠然臣訪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官地可以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櫃爲雨水浸淫占壓未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置水櫃以來元未曾以此水灌注清汴清汴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盡廢水櫃以便失業之民臣愚以爲信如象求之言則水櫃誠可廢罷欲乞朝廷體念二縣近在畿甸民貧無告特差無干礙水部官重行體量若信如象求所請特賜施行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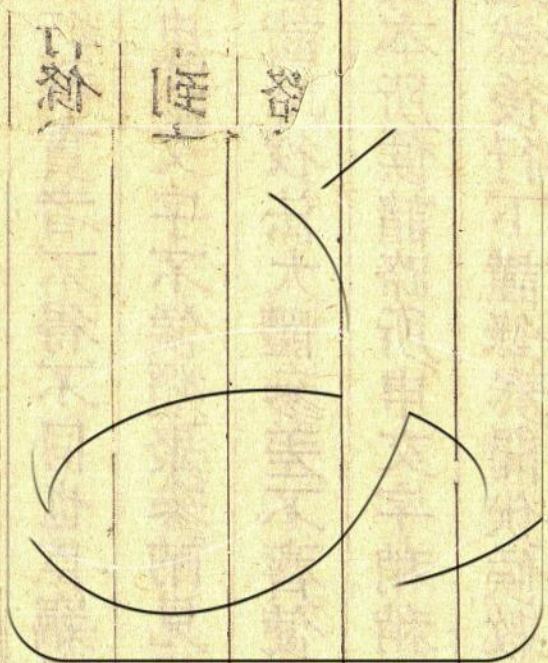
乞復選人選限狀

右臣竊聞監察御史上官均上言極論官冗之弊已蒙 朝旨降付給舍左右司看詳施行臣伏見祖宗舊法凡蔭補子弟皆限二十五歲然後出官及進士諸科釋褐合守選人并州縣選人除司理司法縣尉外得替日皆合守選逢恩放選乃得注官所從來久遠仕者習以爲常雖經涉歲月不以爲怪及 先朝患天下官吏不習法令欲誘之讀法乃令蔭補子弟不復限二十五歲出官應

係選人皆不復守選並許令試法通者注官自是天下官吏皆爭誦律令於事不爲無益然人既習法則試無不中故蔭補者例減五年而選人無復選限遂令吏部員多闕少差注不行訪聞見今已使元祐四年夏秋季闕官冗之患亦云極矣臣愚以爲方人未習法誘以免選於理亦宜及其既習雖無免選不患不習且爲吏而責之讀法本事之當然不爲過也謂宜追復祖宗守選之舊而選滿之日兼行先朝試法之科此亦今日之便也欲乞以臣所言付給舍左右司一處看詳立法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諸路役法候齊足施行狀

右臣訪聞諸路所定役法限日已滿近日夔州等到文字相繼申到旋以逐一進呈施行臣竊惟諸路役法所係民間利害至深至廣雖逐路事體各別條目必有不同而朝廷變法從便措置大忌所謂海行條貫者不得不同也臣竊恐詳定役法所急於行法遇逐路申到文字不候類聚參酌見得諸路體而即便逐路施行因此致諸路役法大體參差不齊使天下之民不得均被聖澤以乞指揮本所候諸路所申文字稍稍齊集見得諸處役法不至段相遠然後行下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事
一
一

申三省請罷青苗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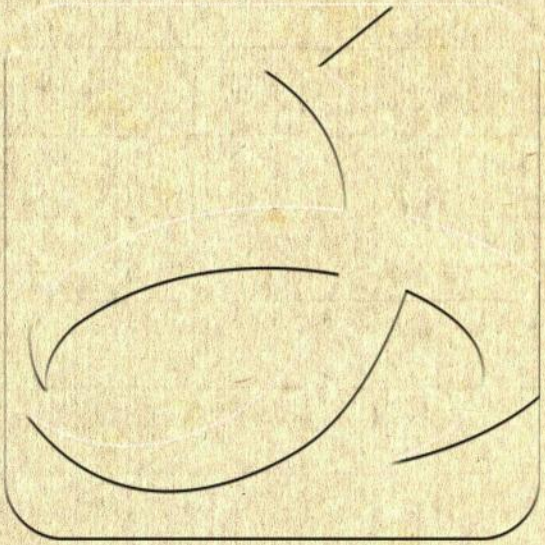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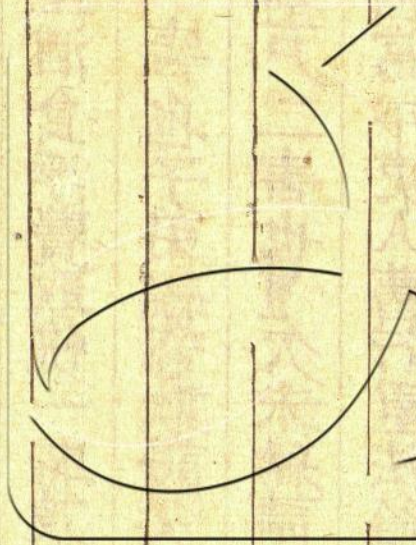
右轍等伏見熙寧之初始行青苗士無賢愚皆知其不便是時建
 議之臣盡力主張者不過二三人而賢士大夫極言其失者非異
 人也蓋今之執政嘗論之矣忠言謨論播於天下至今傳誦以為
 口實小民呻吟欲聞更張亦已久矣伏自二聖臨御革去弊政而
 青苗之議獨無所變始者但令取民情願不立定額州縣或散或
 否事體不一天下固已疑之矣中間脩完本法使夏料納者減半
 出息中外喧言朝廷欲依舊放債取利此聲流傳極損聖政轍等
 備位諫官不敢默已遂與臺官前後上言僅數十章皆不蒙施行

傳聞大臣奏對有以國計不足疑誤聖聽者遂致此議久而不決
轍等雖愚竊所未諭也蓋聞古者聖人在上食租衣稅而已凡所
以奉祀郊廟祿養官吏蓄兵備邊未嘗有關也後世鄙陋乃始益
以茶鹽酒稅之征然亦未聞放債取利若此之衰也今茲二聖在
上恭儉無爲度越前世選用執政將致太平轍等與天下士民卿
冀朝廷能寬酒稅之權損茶鹽之入以復三代之故不意今者乃
欲以青苗富國失天下之望也王安石呂惠卿旣以此負國使朝
廷被此聲于天下今者又復以此誤二聖此轍等區區所深痛也

一日朝廷責降呂惠卿告命之出首以青苗爲罪天下傳誦人人

稱慶奈何詔墨未乾復蹈其故轍乎且青苗之法其所以害人者
非特抑配之罪也雖使州縣奉承詔令斷除抑配其爲害人固亦
不少何者小民無知不顧後患聞官中支散青苗競欲請領錢一
入手費用橫生酒食浮費取快一時及至納官賤賣米粟浸及田
宅以至破家一害也子弟縱恣欺謾父兄鄰里無賴妄託名目歲
終催督患及本戶二害也重欠未納請新蓋舊州縣欲以免責縱
而不問三害也常平吏人舊行重法給納之賂初不能止今重法
旣罷賄賂公行民間所請得者無幾四害也四事爲害雖復除抑
配之弊亦無如之何而况抑配未必除乎轍等職在言責目覩弊

事默而不言則上負朝廷下負民物若未得請決無中止之義伏
乞盡取前後章疏看詳施行以允公議謹狀



70025407

